

星宿海文丛

马海轶 著

XIBEIPIANBEIDEHAIBA

西北偏北的 海拔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星宿海文丛



马海轶 著

XIBEIPIANBEIDEHAIBA

西北偏北的 海拔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西北偏北的海拔 / 马海轶著. — 西宁: 青海人民出版社,
2009. 5

(星宿海文丛)

ISBN 978-7-225-03384-6

I. 西… II. 马… III. ①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②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71852 号

星宿海文丛

西北偏北的海拔

马海轶 著

出 版 青海人民出版社 (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)

发 行 : 邮政编码 810001 总编室 (0971) 6143426

发行部 (0971) 6143516 6123221

印 刷: 西宁德隆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20mm × 960mm 1/16

印 张: 19.25

字 数: 120 千

版 次: 2009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-3 000 册

书 号: ISBN 978-7-225-03384-6

定 价: 32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书中如有缺页、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)



漫像作者：文岩

马海轶

马海轶，男，汉族，生于上世纪60年代。原籍甘肃通渭，现居青海西宁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青海省诗歌学会副会长，青海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有诗歌、散文、文艺批评散见于国内外汉语报刊，出版有诗集《秘密的季节》。

作品先后获青海省第四、五届文艺创作政府奖；第一、二届青海青年文学奖；第二、三届全国电力文学评奖一等奖、优秀著作奖；2001年在北京出席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；2005年获“青海省首届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”称号。

出版前言

整整 20 年前的 1989 年，我社曾推出以我省中青年作家为主的《西海文学丛书》，以为青海地方文学接续文脉，聚集力量，推动本土文化的发展。

文化，或者文明的形成，从来是需要经过漫长积累、艰辛努力而致。文学作品更是作为基础性的因素，对一个时代发挥着精神层面的积极影响。今天，我社推出《星宿海文丛》，即缘于这样一种认识，缘于我们对当下时代的一种理解和判断。

那些埋头工作的作家和诗人，无论曾游牧雪域、草原，或耕作于河湟谷地，或在戈壁独对旷原，在守住寂寞的同时，也守住了亘古至今的普遍价值，尽管这种价值变换着形式，然其本质不变。在一个仍在崛起的青藏高原上，我们能够看到，文学的星宿海正在汇聚和生成，成为惊心动魄的风景。

目录 CONTENTS

春日之思

- 在语词的密林里 // 3
流年碎影 // 14
星夜里的词汇 // 27
太阳花带走我的梦 // 33
让风自由地吹拂 // 35
乡村母亲肖像 // 41
秋后花农嫁姑娘 // 43
黄昏里的两兄弟 // 46
向北伸展的春天 // 53
风雨来临之前 // 64
与鸟一起飞向天堂 // 68
走过文字之家 // 73
时间带我往前走 // 76
声音 // 81

低河之上

- 低河浮世绘 // 91
低河：少年与书 // 126
寻找传说 // 144

我的国王兄长 // 150
在低河上孤单生长 // 154
低河上的祖母 // 158
带着我们的家神流浪 // 164
在时光旅程中的变迁与保留 // 170

雪山之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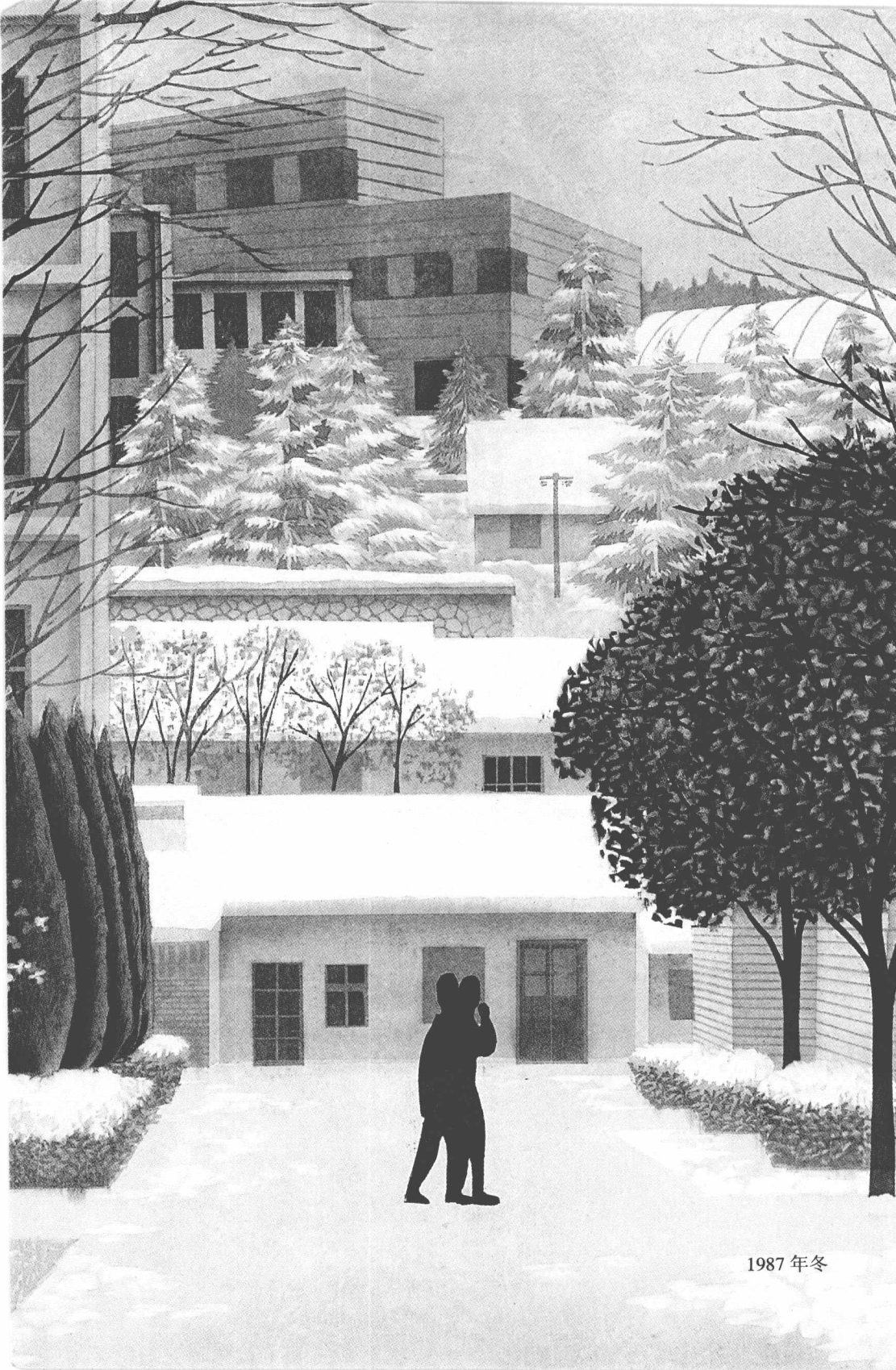
恰似在河流中 // 177
在河流声中成长 // 184
岳家村怀想 // 187
车窗外的风景 // 190
相遇 // 192
草原车站 // 195
落叶他乡树 // 197
从双寨到吉尔孟 // 199
精神万岁 // 204
陈蕃先生的弟子 // 206
西部人 // 209
阳光打在地上 // 211
两岸青麦 // 215
隐居与天葬 // 218

目录 CONTENTS

秋日之书

- 狄欧若恩的灯笼 // 225
1994 年遇见巴拉耶娃 // 231
另一个海明威 // 234
波兰小路上的辛姆波斯卡 // 241
三毛的选择 // 244
傅雷之死 // 247
傍晚之歌 // 250
美丽逼迫我 至死方休 // 253
大雪中走来的林冲 // 257
风雨过后说廊桥 // 264
沉默的麦田收割者 // 268
世纪之交的虚妄与喧嚣 // 271
青海：中年与书 // 277
- 后 记 // 290





1987 年冬

在语词的密林里

1

人必须通过梦幻

才能到达紫色的黎明

——马海轶

人们喜欢说梦,是因为梦是不能说清楚的逃避。它是一座空空的房子,庇护人们在现实和死亡之间活着。你问我什么是诗?我说:诗就是梦,诗就是一幢精神的房子。在生活中走投无路了,可以逃到诗的风子里去,在那里继续做梦。在活生生的现实里,“你做梦去吧”恐怕是嘲讽之语,至少是揶揄之词,但在诗歌里,能做梦是幸福的事情,是司空见惯、合情合理的事情。

与乐颠颠期待、规划着生活的人不同,一些人肯定在忍耐,肯定有忍耐不了的时候。忍耐不了,就要逃避。但现在闹市更闹,山里也不寂静,所以他们最好的逃亡之所还是梦。

梦虚无缥缈,但它坚不可摧;梦非常复杂,但便于携带,夹在一本薄书里就可以远走天涯;梦貌似神秘,但实际上任何时候、何人地方、任何人低下头入睡,十有八九就有梦。我的祖母在一餐午饭时奇怪地敲起了碗,后来她说她做梦了,梦见自己在敲打草根上的土。梦似有似无,不占空间,便于珍存。我经常记着,过去的一个邻居,喜欢沉思,走到那里,沉思到那里;坐在那里,很快就沉浸到某种遐想中。有一年,他在地打工,翻过铁道到另一边小商店买一包烟,返回时,他陷入了致命的幻梦,他走得很慢,甚至几次停下来。一列火车飞驰而过,他的大脑成为碎片。我有一次梦到他说,火车飞驰而过的那一瞬间,他沉浸于美妙的幻觉,火车抛弃了他的尸体,他心里想的东西收留了他的灵魂,灵魂被安排在梦中。梦的那边就是尽头,就是黎明。逸出了生活的他,被生前的梦想延续和重建,他在梦中不辨真假。

梦和诗都由神秘力量所操纵,始终在一场听不见的对话中前进。

2

我以世界的变迁

作我的故乡——

——奈丽·萨克斯

我在汉语词典里找不到“变迁”这个词和有关这个词的解释,于是我回到生活里,我想找到变迁的证据。首先是树叶与鸟羽,树叶繁茂,树叶发黄,树叶凋零,树叶回到一个冬

天后,又回到另一个春天;翅膀带着鸟儿飞翔,从此地到彼地,从此生到下一世。接着是流水和星辰,流水在涌动,星辰静悄悄。流水无情,“逝者如斯夫”,所以“人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”;星辰有意,总在猎户座守望人间,但“秦时明月”下,人却是新一代,比迷惘的一代新,比嬉皮士新,也比雅皮士新,新得你叫不出他们的名字。后来我注意到天空:风正在云际,聚汇散开,再聚汇再散开,后来云向着东南漂泊,漂泊,一直到看不见。最后,我找到了石头,石头在缓慢地移动,从河滩上移动到村庄里,石头表面在经历察觉不到的沧桑;我祖父收藏的一块粗犷的大石头,到了重孙这一辈,已成为一块又平又光的小石头。而时刻不停的生活,正在匆匆忙忙转化为人类的故事和艺术。在这种形而上的流转面前,我要和奈丽·萨克斯一起,把变迁作故乡,我双手捧着这个词回到孤独的内心。

3

我的心常常在黑暗的海上浮

要不是得着灯光的指引

它有一天也会永沉海底

——巴金

有些人藉着强大的财富活着;有一类心灵,却依靠希望呼吸。如同“希望”是人类最重要的词汇一样,灯光是诗歌最重要的象征。夜行的人,脚下的道路完全黑暗,处处潜伏着危险;灯光在远处,十分渺茫,它照不亮脚下的道路。专注于

脚下的人或许都没有注意到灯光,久而久之,他们就习惯了黑暗,灯光对他们来说是虚幻的可有可无之物。而专注于方向的人幽暗的瞳仁里始终有灯光,我们经常说:“这个人有心。”这群夜行人中,唯有眼里有灯光的可以称之为“有心人”,他们将成为引路人,把其余的人带向黎明。但就是这“有心人”,因为注意着远方的灯光,忽视了脚下,他们会被坎坷绊倒。人们已经笑过泰利士了,不必再笑了,扶起向导赶路要紧。

4

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

我选择永恒的事业

——海子

诗人豢养的应该是天马,赤红或者铁青的马,披散着鬃毛,拒绝鞍辔的约束,闪电的速度,自由自在来往于一切时空和境界。诗人掘泉饮马,诗人种麦饲马,诗人取来晶莹的露水洗马,诗人全心全意地呵护着马。别去招呼诗人打牌或者打球,哦,他总在养马。

马厩在哪里?有一天,庸人走进了诗人的家,到处张望。但他看不见那马,诗人的屋子里没有马。那是天马啊,这时正在天空的牧场里。庸人从窗口探出头去,天空没有一片云,天空空荡荡,看不见马的影子。那是神马啊,放牧在诗人心灵的牧场,休憩在诗人的梦中。

头上星河踞天畴

万盏神灯亲燃就

——伊·阿·布宁

熄灭灯盏，敞开窗户，横亘天宇的星河从北向南奔涌而来，光明的尘末纷纷溅落在我的衣襟、我的眉目和我摊开的书上，降落在我遥远的过去和浩淼的未来。我想，若没有磅礴的星河，整个夜空将是完全的黑暗，完全的空虚；我还想，一颗星的光芒或许是微弱、寒冷的，而两颗星、十颗星、千颗星、亿颗星聚在一起，才有浩浩荡荡的星河一泻，辽阔的苍穹拥有神秘和魅力。

在夜空的高处，干净而明亮的星辰都有心灵，一个心灵就是一个灵魂。她们是自身，她们也照亮了人间。“身在人世间，心存群星中”，诗人早就知道这个秘密，他们早就这样筹划了。诗人是我们的邻居，现在藉着这种联系，我们认识了星辰，知道了它们的名字，我们比照着星辰的心灵塑造自己的心灵。

也许我也会成为诗人，也许我本来就是诗人。如果说，一朵怒放的花，一颗成熟的果，一滴晶莹的露水中包含着诗；一声浩然长叹，一个蓦然回首，一次短暂的流浪也包含着诗；一生的劳作，一生的回忆，一生的爱恋当然就是诗。那么，一个普通人的某一时刻、某一作为、某一情感有可能也包含着诗。人航行在幽远的河流上，假如人在暗夜里忘记仰望星空，就会迷失在旅途中。



如果在生活、生命的关口,我愿意抛弃倾斜的、下沉的、物欲的黑暗,追随了挺拔的、上升的、精神的诗歌,那么,正如我所看到的那样,星辰就会降落,它们降落在我的周围,像孩子般的舞蹈和歌唱。

6

穿过豪雨

到峭峻的山窝

那儿的人们渴望地等待我

——桑德堡

桑德堡的父母是从瑞典来的移民,由于贫困,他十三岁就被迫离开学校找工作。他送过牛奶,当过售货员、舞台布景工、油漆工、制砖工等,所以在他的诗里充满了忠实、勤恳的信念和对真正精神安慰的追求。在他的诗中,玫瑰花芳香四溢,与黄金并置,就放在近在咫尺的地方,但却不属于玫瑰种植者和淘金者,不属于“我们”,我们只有灰烬、发热的烟土和马蹄的泥泞。于是豪雨倾盆而下,诗人在雨里走向悬念。“人们渴望地等待我”,“我”将给这些殷切期待的人带去什么安慰?如今,世纪的豪雨还在下,但人们不再穿行在发热的烟土和马蹄的泥泞中,工业制造的大型机械铲平了“峭峻的山窝”,那里再也藏不住一群人。那群人也不愿藏在那里,他们蜂拥而出,围在资本和市场切割的黄金四周,聘任制合同使一切不平等合法化。诗歌的神秘没有立足之地了。当初,桑德堡是否料到这一切?

一个浪子
沿着长满草的小路
回到了故乡

——古盾布龙奈尔

我们在诗歌中的遭遇是：浪子终于回头，从前的家园却没有了。浪子想大喊大叫，想听到爹妈的慈言爱语，想看到当年脸色红润、心地纯洁的姑娘，可这一切到哪里去寻找？于是他在一石之遥处跪倒，低声饮泣。

我们都是浪子，曾经都抛弃过家园，我们离开了父母。我们想在外面的世界找到生活和价值，但实际上变得疯狂，总是流浪，也曾经痛苦过，悔恨过，在夜深人静时低声饮泣。但回归的日子毕竟晚了许多，欺生的蒿草盖住了田间小径。空间似乎可以重叠，但时间总是错位。我们只好说：一切从头再来。

人类也是一个浪子。它经常与自己的历史、文化和传统怄气，它离开了家，走到了很远的地方。分布在几个大洲的战场，绵延几百里的战线，上千万人的牺牲。战争终归要结束，浪子回来了，他跪在纪念碑前痛哭流涕。但他的哭声没入蒿莱。

难道浪子的命运就是我们的宿命？难道人类的智慧和善良无法解决这样的尴尬？难道我们就这样悲惨和绝望？